

曾文正公集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

遵保皖撫大員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彭玉麟奏滌陳下情，請開缺專意勦賊一摺。安徽巡撫現在簡用乏人，著曾國藩於所屬司道大員內，擇其長於吏治，熟悉軍情者，不必拘定資格，秉公保奏一二員，候旨簡放。再前任吉南翰寧道沈葆楨前有旨令赴該大臣軍營查看保奏。該員於現在時勢，應如何任用之處，即著迅速奏聞。」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彭玉麟奏皖撫宜帶陸兵，該撫難離水營，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著即會同曾國藩李續宜等籌商人才，薦賢自代。卽由曾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提督楊載福請假回籍，著曾國藩催令該提督迅速回營。如彭玉麟可以赴任，庶水師不致無人統帶。賈臻奏探聞廬州業已克復，現在該郡情形若何，並著查明，迅速具奏。」等因欽此。又同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廬州儻已克復，多隆阿一軍自必乘勝追勦。著曾國藩卽飭令該將軍渡淮進擊。彭玉麟李續宜亦可飭統率楚軍各員，繞出賊前，迎頭遏勦。」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要區，慮衷博訪，欽悚曷任。竊臣前因彭玉麟難離水營，業於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專摺馳奏，並請簡員接任皖撫在案。彭玉麟疊次奏陳，不能赴任，係屬實情，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前與官文函商，本有奏請李續宜仍任皖撫之意。緣鄂省關係極重，一時難覓替人。旣恐上侵朝廷黜陟之權，又慮轉貽鄂疆未靖之患。是以前摺中未敢冒昧瀆陳。茲疊荷溫諭，疇咨臣反覆籌度，所屬司道大員內，實無素統陸軍者可勝皖撫之任。查有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久任封疆，艱險備嘗，威望素著。咸豐

二三年間，在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任內，籌辦防勦，布置得宜，輿論翕服。湘勇之初招赴省城訓練，實自張亮基發其端。故楚軍將弁樂爲之用。該員籍隸徐州，於穎亳宿蒙等處，地勢民情，亦甚熟習。又與袁甲三兒女姻親，足資聯絡。至湖北撫臣李續宜，上年九月，曾自行奏請回皖撫本任。該員忠勇沈摯，一則感文宗顯皇帝超擢之恩，一則抱伊兄李續賓三河之痛，常思奮身而赴義，不願就易而避難。其所部成大吉蕭慶衍蔣凝學各軍，皆在皖境，可否仰懇聖恩，於張亮基李續宜二員中，特簡一人，爲安徽巡撫，當於大局有裨。如簡授張亮基爲安徽巡撫，應請旨飭令在於湖南募勇數千，帶赴六安一帶，仍責成湖北專濟餉項。如簡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亦應請旨飭令先駐六安一帶，責成湖北專濟湘勇全餉。湖北有事，責成李續宜回顧鄂省全境，並請即以張亮基爲湖北巡撫，與督臣官文會辦一切，庶足保楚北最要之區。張亮基曾任總督，以之補授巡撫，於例稍有未符，但體制本不甚遠，人地實在相宜，或可通融辦理。沈葆楨迭經檄催，尙未到營。臣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附片覆奏，該員堪膺疆寄。欽奉諭旨，簡授江西巡撫，計可迅速赴任。至賈臻所奏探聞廬州克復，並無此事。僞英王陳玉成受金陵賊酋僞旨，向以皖北爲分地，安慶復後，該逆卽退守廬郡。於近城地方，大肆焚掠，多擄糧米入城，意圖死守抗拒。並分遣僞公安陳姓，僞則天義梁成福，僞傑天義賴文光等，盤踞廬郡北鄉五十里埠，與城賊相犄角。多隆阿前隊方抵中派河，因廬境蹂躪過久，人煙稀少，軍糧無可採辦，仍須由鄂省解運，不免輾轉稽延。臣現與官文李續宜等，籌派委員，速行運濟。正月內，必可進攻廬州。如廬城不復，勢不能繞赴淮北，救援潁州。除俟如何攻勦情形，再由官文等會銜馳奏，並飭催楊載福迅速回營外，所有遵旨保奏皖撫大員，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欽奉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遞回臣前奏，瀝陳下情，

原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諭：「會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瀝忱懇辭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喫緊，特諭會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可以通籌全局。茲據該大臣瀝陳各情，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等因。欽此。臣自顧何人，仰蒙溫語褒嘉，委任專壹，跪讀之下，感悚莫名。臣自聞杭州失守後，業將力圖補救各情，於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溫州、湖州三府，及海寧州一城。溫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湖州海寧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運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衢與攻嚴二者並重，闕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糧臺籌撥餉糈軍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員於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定太統領衢防，堅守三月，以待援兵。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掃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目前兵力尙單，難遽深入。而賊焰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遂歙婺源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點脚漸穩，取勢漸緊。臣與左宗棠往返熟商，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之方。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聖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由驛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保水師總兵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遵旨保舉水師總兵，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五月間，准兵部咨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現在記名水師總兵人員，將次用竣。著兩江閩浙兩廣總督，於水師副將內，遴選堪勝水師總兵者，各保二三員。迅速送部引見，候旨記名，以備簡用。不得以無員可保，一奏塞責。其水師參將游擊各員，如有材藝出衆，可備器使者，並著核實保奏，毋拘資格。欽此。」轉行到臣，遵於所部水師各營將領中，詳加察看，未敢冒濫具奏，恐負朝廷慎簡將材之至意。茲查得現保提督銜以總兵儘先題奏之李朝斌，總兵銜儘先選用副將喻俊明，任星元，記名總兵丁泗濱，該四員或由行伍，或由勇目，皆自臣設立水師，卽隸部下，身經百戰，歷保今職，現均管帶水師一營，防勦蕪湖魯港及東西梁山一帶賊匪。臣細察該員等，在營多年，膽識俱優，勇敢沈著，實堪勝總兵之任。合無仰懇聖恩俯准，揆次簡放總兵，以勵戎行。目下防勦喫緊，實難循照常例送部引見。俟蒙俞允簡用後，再由臣隨時酌量辦理。所有保舉水師總兵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請優卹羅遵殿王有齡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上年二月間，浙江省城被陷，前撫臣羅遵殿殉難，經杭州將軍瑞昌奏奉上諭：「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等因。欽此。維時臣駐軍宿松，適羅遵殿之子候選員外郎羅忠祐扶柩回籍。赴臣處呈稱杭州破後，羅遵殿之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均同時殉節。經臣會同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於五月初三日，據情奏懇旌卹，奉硃批：「已有旨，欽此。」旋閱邸鈔，御史高廷祐奏參，奉旨將羅遵殿卹典撤銷。臣查浙省向來供給寧國一軍，恃以堵禦門戶，故省城久不設備。羅遵殿到任未及三月，方思

整軍選將，自固邊防。乃大股賊即由寧國界內竄入，其咎似難獨歸於該撫。及至城破身殉，妻女眷屬相率就義，實堪矜憫。軍興以來，凡疆吏守城殉節，皆得迎邀卹典。卽浙省殉難紳民，亦先後查明議卹。獨遵殿孤忠盡瘁，未荷褒崇。臣竊惜之。該撫由進士知縣，外任二十餘年，歷著循績。臣駐紮宿松，曾赴弔羅遵殿之家，見其家無長物，環堵蕭然。家屬衣食不甚充裕。既歎其清操之過人，復欽其臨難之不苟。粵匪蹂躪，各省有守土之責者，才略有短長，戰守有利鈍。但能以死報國，卽已克盡人臣之道，不必更爲苛刻之論。高延祐一時憤激，持論殊欠公允。伏懇皇上查照先皇帝初次諭旨，仍飭將羅遵殿從優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妻女姪婦及雇婦家丁一併旌卹，以彰忠節。庶幾是非不淆，紀綱常振。至此次浙省再陷，臣處探聞，瑞昌王有齡均已殉難，與薛煥咨報相同。瑞昌忠勳最著，自必仰蒙恩卹。惟王有齡迭被參劾，臣於上月二十五日覆奏摺內，聲明該撫辦理杭城防務，尙費苦心。茲以糧盡援絕，見危授命，臣斷不敢以一眚掩其忠節。該撫平昔苛派捐餉，嚴劾紳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紹興之人恨其暴斂，難保無身後之訾議。應請聖主憫念時艱，表揚忠烈，並將王有齡俯賜優卹，爲封疆大臣以死勤事者勸。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奏。

近日各路軍情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近日各路軍情，僞輔王楊七麻子攻圍徽州，環逼月餘，斷我餉道。張連桂老湘營一軍，堅守於內。朱品隆、唐義訓二軍，援勦於外。臘月初八至二十六日，六次大戰，屢破屯溪、岩市等處堅壘。至除夕止，運道已通，徽郡解圍。又另股賊從徽南、馬金嶺而來，冀截官軍援郡之路，亦經左宗棠擊退。目下徽州全府肅清如常，左宗棠一軍因援勦徽州，移駐婺源，分紮白沙、龍灣等處。鮑超一軍，進攻寧國，因羣賊厲聚青陽城內，不克遽破。又朱品隆回救徽州，不克會勦。嶺外是以中隔兩城，不能速援寧國。會國峯一軍，現在分守七處，應俟新軍募到，再行進攻和州、巢縣一帶。李

鴻章一軍，現在趕緊募練，應俟二月齊集，再行駛赴鎮江上海一帶。除浙江軍情，另摺具奏，徽州戰狀，容日續奏外，所有各路軍事，頭緒繁多，理合附片，略陳梗概，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參翁同書片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再前任安徽巡撫翁同書，咸豐八年七月間，梁園之挫，退守定遠。維時接任未久，尙可推諉。乃駐定一載，至九年六月，定遠城陷，文武官紳，殉難甚衆。該撫獨棄城遠遁，逃往壽州。勢窮力絀，復倚苗沛霖爲聲援，屢疏保薦。養癰貽患，紳民忿憾，遂有孫家泰與苗練仇殺之事。逮苗逆圍壽，則殺徐立壯，孫家泰，蒙時中以媚苗，而並未解圍。壽城既破，則合博崇武慶瑞尹善延以通苗，而藉此脫身。苗沛霖攻陷城池，殺戮甚慘，蠶食日廣。翁同書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始則奏稱苗練入城，並未殺害平民；繼則奏稱壽州官紳被害，婦女殉節者不可勝計，請飭彭玉麟查明旌卹，已屬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稱苗沛霖之必應誅勦一摺，早已膾炙人口。有一身爲封疆大吏，當爲朝廷存體制，兼爲萬古留綱常。今日不爲忠言，畢生所學何事！等語。又云：「誓爲國家守此疆域，保此殘黎。」儼然剛正不屈，字挾風霜。逮至九月，壽州城破，翁同書具陳一摺二片，則力表苗沛霖之忠義。視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淵。顛倒是非，熒惑聖聽，敗壞綱紀，莫此爲甚。若翁同書自謂已卸撫篆，不應守城，則當早自引去，不當處嫌疑之地，爲一城之主。又不當多殺團練，以張叛苗之威。若翁同書既奉諭旨，責令守城，則當效死，不當濡忍不決，又不當受挾制而草奏，獨宛轉而偷生。事定之後，翁同書寄臣三函，全無引咎之辭。廉恥喪盡，恬不爲怪。軍興以來，督撫失守，逃遁者皆獲重譴。翁同書於定遠壽州兩次失守，又釀成苗逆之禍，豈宜逍遙法外。應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敕下王大臣九卿會同刑部議罪，以肅軍紀，而昭炯戒。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謝協辦大學士恩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曾國藩著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欽此。」聞命祇懼，感激莫名。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臣材識庸庸，謬膺重寄。從軍數載，功寡過多。前歲擢任兩江，至今無一將一兵，達於蘇境。下不克慰萬姓雲霓之望，上不克分九重宵旰之憂。雖寬政之待邀，實悚惶而無地。迺於聖皇御極之初，元歲履端之吉，特頒丹詔，協贊黃扉，仍領兼圻，並司九伐。自顧何人，膺茲殊寵。竊以大亂未平，金陵未復。正國家宏濟艱難之候，豈臣子濫邀異數之時。臣惟有殫竭愚忱，周咨忠益，常枕戈而待旦，期作楫而濟川。庶以仰答高厚鴻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金陵未克以前請不再加恩臣家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密陳者，現在金陵未復，寇勢方張。軍事反覆無常，正恐利時少而鈍時多。臣忝膺重任，日夜憂惶。除浙江已陷，苗練已叛，難遽補救外，卽上而皖南江西，下而鎮江上海，亦俱有岌岌可危之勢。臣分內之事，尙未知成敗何若。乃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旣蒙賞加太子少保銜，又蒙飭諭節制四省。茲又拜協辦之命。臣弟國荃，旣蒙賞穿黃馬褂，又蒙賞頭品頂戴。茲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誠恐軍事一旦疏失，卽加倍譴責，猶有餘咎。臣本擬恭疏辭謝，以除授參政大典，料難收回成命。又以甫經兩次辭節制四省之權，不敢更疏瀆辭，近於矯情而釣譽。惴慄旁皇，不知所措。理合據實陳明，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愚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是卽所以保全微臣之功名，而永戴聖主之恩眷矣。又前此疊奉諭旨，飭

臣保薦江蘇安徽巡撫，頃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員，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擇採，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在聖主虛衷訪問，但求投艱而遣大，不惜舍己而從人，惟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宜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植私樹黨之端。其督撫有任可履者，不准遷延不到，亦不准他處奏留。庶幾紀綱彌肅，朝廷愈尊。是否有當，謹一併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議覆借洋兵勦賊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叟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呈稟，請借洋人勦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萬全無患。」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復函言：「寧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口岸，借兵助勦，不勝爲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金陵蘇常可以倖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已借兵守滬，則當坦然而以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復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勦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其保華洋人之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勦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勦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

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勦蘇州之師，卽克復後亦難遽撥助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除臣處守滬之兵，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另行續奏外，理合附片具陳。謹奏。

徽州解圍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徽州被圍月餘，我軍內外夾擊，疊獲大捷，立解城圍，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僞輔王楊輔清率衆圍徽，業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厥後破賊解圍，又於本年正月初十日附片略陳，並聲明容日續奏戰狀在案。先是該逆大股於徽城南北修築營壘，意在挑戰。張運桂督老湘營堅守，以靜制動。十二月初八日，密商各旗先擊南門賊營，斃賊甚多。又分出西北門誘賊過河，我勇佯退，俟羣賊追近，齊出大隊，分三路進。猛戰半時，斬擒三四百名，鎗傷千餘名。初十日賊衆圍撲城外一、二、三旗營牆。我軍埋伏夾擊，轟斃四五百名。是夜復選奮勇縋城燒賊踞房，傷賊無數，擒殺三十餘名。十六日城內外各營同時出攻北門賊壘，該賊憑牆死守，我軍奮勇齊進，一壘旣破，各壘慌亂。連燬賊營五座，屍橫枕藉，無一得脫。南路援賊蜂擁而來，彼此猛撲，一二十次。斃悍賊四五百名，生擒百餘。其擊敗之賊，分股東趨，又與嚴州大股併竄屯溪及岩市街潛口一帶，以阻徽軍糧路。自初八至二十六日，運道阻塞，文報亦或通或梗。張運桂以圍困日緊，時時出城攻打，以接外援之氣，掘濠灌水，以防地道之謀。雪夜滅燈，露立堞口，以防扒城暗襲之計。二十日復令一、二、三旗傍城直上，四、五旗沿河包抄，六、七、八旗及左右營當中布陣，餘皆留守城闌。我勇齊抵賊壘，施放火器，賊紛紛棄營而遁，斃傷約二百名。此徽州城內張運桂一軍戰守之情形也。朱品隆一軍前經奏明出攻石埭，與鮑超會勦寧國。自聞徽州之警，臣調令回軍入援。初八日進嶺，十三日馳至休寧，與署總兵唐義訓商援徽之法，以疏通糧路爲急議。定先勦屯溪，次勦潛口，岩市之賊。十七日兩軍齊赴屯溪，朱品隆自左

路進，唐義訓自右路進。先破街口一卡，旋攻毀河邊四壘，斬馘約五百人，追賊溺斃者尤多。賊已退遁，是夜復回踞該處。十九日朱品隆設隊將石橋潛口賊巢節節掃盪，擒斬無算。二十二日辰刻，岩市大股直撲萬安街。是時官軍方派三營護糧赴徽，賊占萬安街則歸路已斷。朱品隆立派六成隊分路出擊。該逆先由左路抄入，朱聲隆迎敵破之。山後之賊，又換隊衝出，敗賊回旗並進。朱品隆督飭各營，拚命力堵，幾不能支。適解米各營，均回助戰，賊始卻止。唐義訓亦派隊援助，逐賊東去，殺斃約三百名。此朱品隆唐義訓兩軍援徽力戰之情形也。張運桂以岩市街被賊堅踞，糧路不通，必須合力勦退，乃可固軍心而保要郡。密飭總兵黃萬友率左營及六七八旗出隊，間道馳赴休寧，會商朱唐兩鎮兜勦岩市之賊。二十四日辰刻抵休，連日風雨不息，二十日夜少霽，張運桂料詰朝必有大戰，遂派隊往潛口迎護糧藥，並遙爲策應。二十六日黃萬友唐義訓由潛口左路進，朱品隆由中路進，岩市之賊，分路來撲，約二萬餘，排列五六層，分布三四里。朱品隆先從街口接仗，破堅卡而入。唐義訓黃萬友乘勝從街前後包抄，連燬賊壘十餘座，斬馘三千餘人，奪獲旗幟印憑騾馬糧米無數。楊逆受傷逃出，餘匪退向篁墩，追殺數里，天晚收隊。二十七日以後，大雪三晝夜，平地深四五尺，道路阻絕，人馬難行。該逆經此重創，無糧可據，遂於除夕冒雪向遂安淳安退去。徽城各門之賊，亦於二十九三十日全行遁去，郡城解圍。此徽休各軍會勦岩市，立解重圍之情形也。伏查僞輔王率五六萬悍衆，分布徽郡岩市屯溪各處，又另股由績溪嚴州繼進，欲乘浙省全勝之勢，攻陷徽郡。由皖入江，計甚狡毒。仰荷皇上威福，將士用命，內守外援，連戰皆捷。二十六日諸軍會勦，尤能大挫兇鋒。左宗棠一軍，亦於二十六日在婺浙交界之大鱗嶺酣戰獲捷，遂使各路悍賊負創遠遁。徽圍立解，全境肅清，實於大局有裨。各營於風雪嚴寒之際，奮力苦戰，著有微勞。總兵張運桂係臬司張運蘭之胞弟，因其兄抱病離營，代統其衆，調度得宜，應請賞加勇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請賞加提督銜。署皖南鎮總兵唐義訓請交部從優議敘。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松山，總兵朱紹輝劉光明，均請交部從優議敘。記名總兵黃萬友劉開俊，均請賞加提督銜。總兵銜副將葉明瑞賀國

秀均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參將張添習請以副將儘先選用。總兵銜江西推補副將沈寶成請以總兵記名簡放。記名總兵胡暉堂請賞加勇號。遊擊朱步青請以參將留於安徽儘先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擇尤請獎。張運桂所部將弁陣亡四十四員。朱品隆所部將弁陣亡二員。另行開單請旨飭部議卹。所有徽州各軍獲勝解圍各緣由專摺由驛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籌辦江浙軍務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疊次諭旨籌辦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聖鑒事竊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諭「有人奏蘇常淪陷逾年請亟圖克復等語原摺所稱左宗棠抵浙得勝後移兵由嘉興進攻另派一得力之將由太湖進攻加以薛煥由上海進攻爲三路之兵是否可以照行之處著迅速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又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承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諭「浙江省城失守左宗棠已授浙江巡撫刻下既已抵浙着卽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會國藩飭令鮑超進攻寧國以便進規浙省爲左宗棠後路聲援此時賊中悍匪腐聚杭城蘇常守禦必懈若能分兵直搗蘇常便可由嘉湖以扼杭城之背使該逆應接不暇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著會國藩薛煥酌度情形妥籌辦理等由欽此」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間節節爲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於十二月杪戰勝於徽浙交界之大鱗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以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臣於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路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輒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搗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進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於長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於此至鮑超一

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即使克復青陽，而尚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寧國，又安能進援杭湖。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寧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浙江軍務之大略也。又正月初四日，承准十二月十七日寄諭：「鎮江逆匪麇聚，勢甚危急。都興阿雖經派兵赴援，一時未能擊退。昨據曾國藩奏稱，擬派道員李鴻章統帶水軍，並陸軍六七千名，馳赴鎮江，已諭令照擬辦理。著官文、曾國藩迅速會商，如有可籌撥兵勇，卽派委員統帶，交都興阿嚴密布置。」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承准十二月二十一日寄諭：「翁心存奏力保通泰，克復蘇常，請飭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搆蘇常。宋晉則請飭都興阿選派勁旅，由常熟丹陽等處分道進攻。並先期約會薛煥派員激勵義團，隨同勦賊。其單開各條，尤爲周密。卽著曾國藩、都興阿、薛煥按照所奏各情，悉心會商。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都興阿、薛煥應如何會合進兵，均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至用人爲當務之急，翁心存等所稱，知府周沐潤，知縣劉郁膏，趙秉鎔，博士趙忠建等，其才是否足資任用，並著曾國藩等確實查明，量材差遣。」等因欽此。又正月初九日，承准十二月二十六日寄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並江寧逆援渡江一摺。都興阿所部水陸兵勇，本不甚厚。揚城實江北要區，曾國藩自當通籌兼顧，聯絡聲勢。前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兩淮鹽務，派員整頓，諒已設法經理。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以固揚防門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兩，尤爲餉源所自出。該大臣前奏派兵數千人助守，殊未籌及進攻之策。昨因諭曾國藩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以爲力保。該大臣餉源起見，且可進規蘇常。現江浙徧地賊氛，江南只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抵鎮後，卽飛速馳奏。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亦無旁貸，不必稍避嫌疑。總期於事有濟。江浙等處軍

務朕惟會國藩是賴。所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覆奏。等因。欽此。又承准正月初七日寄諭：「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復圖竄擾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著會國藩催令該員迅即起程，無稍遲緩。」等因。欽此。臣查翁心存所奏請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遏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即乘勢攻克，上可通會國荃，無爲運糧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既成，根基既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躡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寧國後，由東壩溧陽進，而鎮江即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亦出兵會之。是以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爲將來進取地方。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通泰，或駛往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卽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卽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杪當可成行。會國荃新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鎮揚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續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郁膏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鏞紳士趙忠建等均在下游，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失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卽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

效，以至僨事，轉非所以仰慰慈廬。所有遵旨籌辦江浙軍務緣由，專摺由驛覆陳，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鮑超軍在青陽大捷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鮑超一軍，十二月初進紮青陽城下。初七日該逆乘夜撲營，經我軍轟退，並伏兵追殺獲勝。初九日該逆分四路來撲，各營分路迎擊，斃賊數百。詎石埭太平大股賊援齊至，築壘十餘座，與城賊相犄角。十一日鮑超率馬步由東北門進剿，逆衆列隊迎拒，鏖戰兩時，賊大敗，倚壘開放鎗礮，各營奮勇前進，穿過逆壘，橫衝賊隊爲數段。賊敗而走，我軍四面兜剿。當將東北門賊壘全行剷平。一股入城死守，一股往石埭大路逃去。鮑超督軍追殺十五里，擒斬二千餘名。總兵張玉田，副將唐仁廉力戰受傷。二十一日城外復添賊壘二座。二十二日鮑超督軍燬平之。惟青陽爲寧國最要門戶，該逆屢次敗衄，仍欲併力苦守此城，以梗我師攻寧之路。除飭鮑超設法攻取外，所有陣亡之守備唐泗和韓玉庭，千總余三友，把總黃明漢、鄭崇友，杜得勝、周光元、瘡大勝，曾有貴，外委王爲美、鄧必勝等十一員，應請飭部照例議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遵旨通籌全局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奏爲遵奉諭旨，通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上諭：「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曾國藩節制四省，左宗棠雖簡任浙撫，並諭以不必爲地方職守牽制，復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續宜移調皖撫。原冀合力通籌，力挽東南大局。現在江浙賊氣恣肆，亟應設法進兵，早圖恢復，拯生民於水火。前經曾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嚴州、紹興、寧波、杭州等府縣

各城迭次報陷蘇省松江上海吳淞口等處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賊氛到處蔓延日甚一日朕以冲齡嗣位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焦勞宵旰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想該大臣等勝算老謀於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賊氛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睽懷殊深慮念現在會國荃募勇是否到營李鴻章帶兵是否到鎮鮑超進規寧國能否得手多隆阿蔣凝學等軍曾否分攻廬壽楊載福何時可以銷假回營與彭玉麟並圖東下兵貴神速東南之民待救孔亟而軍情變幻靡常總宜趕緊辦理其如何通籌全局緩亟兼權均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穎郡關北路之防湖州府海寧州前據該大臣奏稱尙能堅守上海爲餉源所自出吳淞口守禦尤要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如何布置籌畫萬全之處均著隨時分辨迅速馳奏毋再稽延實深殷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惕實深諭旨垂詢各條臣於正月初十二二十二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聖主信任之專兩宮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於月僅一至疎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列戎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徑徑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爲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未近預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彙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寧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寧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爲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鈔示臣處者或稱援浙之師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師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可成之計臣

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懷，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職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值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延訪更殷。欽奉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此次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寄諭垂詢諸事，謹分條一一詳對於後。

一、曾國荃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齊。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底可抵安慶。俟到安慶後，即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此三城，則與下游六合揚州聯為一片，毫無阻隔矣。楊載福本應於臘月銷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楊載福代守乾州廳城。因此羈延至今，尚無起程確信。臣已三次飛催，囑其於二月回營。張運蘭前因病離營，因徽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即日將抵安慶，可回徽營矣。

一、李鴻章一軍於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馳赴鎮江，因民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亦極可危之道。應俟曾國荃一面圍攻巢含，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衝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於鎮江，毫無梗阻矣。

一、去年攻克無爲運糧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執不思直攻老巢，擒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腳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可進；曾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可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會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可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可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可進。欲拔本根，先剪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